

何 鍵 和 張 治 中

賴 景 瑚

——抗戰時期在湖南的一點回憶

何鍵和張治中是兩個完全不同典型的軍人。他們的個性不同、人格不同、作風不同；他們生前對國家的影響，死後所得到的批評也不同。現在我要把這兩個人相提并論，似乎不調和，也好像有點聯繫不來。

可是他們在抗戰前後，同膺封疆重寄，復同為湖南省政府的前後任主席。湖南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桑梓之邦。我又適於那時做了湖南省黨部的特派委員。我在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當中，代表中央到湖南，曾和那兩人前後商洽湖南黨務以及中央與湖南的種種關係，自然對他們發生過深刻的印象。現在事隔三十多年，回憶起來，彷彿還是昨天一樣。我也自信可以對他們作客觀的比較和公平的「蓋棺論定」。

勉為其難的中央使命

我那次到湖南去擔任後來稱為主任委員的所謂特派委員；名義上是和省政府主席等量齊觀，實際上並沒有甚麼特殊的權力，我還不得不勉為其難的負起一種相當重要的使命。那時，日寇佔

領了我們的東北，而且把勢力逐漸擴張到華北。全國朝野上下都知道國難嚴重已經到了極點。

中央忍辱負重，雖已在各方面作積極抗戰的準備，但攘外必先安內，除狼子野心的共產黨，無法使其放棄叛亂，參加抗戰外，對於所有和中央有歧見的其他黨派，無不苦心孤詣的尋求息事寧人的妥協途徑，總望達到舉國一致，外禦其侮的目的。

那時兩廣當局正因胡漢民事件而對中央有誤會，又因華北形勢日趨嚴重而指責中央沒有抗戰的決心。湖南逼近兩廣，如湖南當局被兩廣的宣傳所動搖。那麼，西南各省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中央對日抗戰的全盤計劃，都會有不可思議的改變。這不是替日寇和共產黨製造迫害中國的機會麼？

因此，中央要穩定西南各省，一定要先穩定湖南，尤其要爭取身負湖南軍政重責的何鍵，使他不但徹底了解中央的政策，而且完全站在中央這一邊，一方面制止兩廣的可能異動，一方面團結西南各省，同作中央抗日的後盾。我到湖南雖

為黨務上的特派委員，但也負了說服何鍵和聯繫各派系的責任。我是戰戰兢兢的唯恐不能達成中央這個使命的。

鑽子和皮刀的甲乙派

湖南就在這個時候，很不幸的正有所謂甲乙兩派的黨務糾紛。而那些糾紛的起因，並不是有人反對或懷疑中央內政外交的政策，而是地方上的門戶之見及派別之爭，由黨務牽涉到政治，由湖南牽涉到中央。兩方面既然沒有甚麼顯明的政見可言，所以大家就稱他們為甲派與乙派；又由於甲字像鑽、乙字像刀；所以，大家便叫他們為鑽子與皮刀。

甲派對於何鍵在政治上及黨務上的一切措施，都不滿意，有時當然吹毛求疵，有時却有不可否認的事實做根據。他們一受何鍵壓迫，或發現他有任何錯誤，不是向中央申訴，就是對民眾宣揚。乙派是無條件的擁護何鍵的。其中不少人還是他的親信。他們以為甲派接近中央，因而對中央有相當的反感。事實上，中央對各省的黨務都

是尊重地方意見而不作左右袒的。我既代表中央，自然以中央的立場為立場，力求避免自身捲入甲乙糾紛的漩渦。

可是我一到長沙，就知道兩派堅持成見，各走極端；我要做一個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雙方爭得異常厲害，鬧得面紅耳赤的，先為各縣黨部委員名額的分配，後為國民大會湖南代表候選人的遴選和提名。尤其是國大代表的競爭，最為激烈；省內各界仕紳，省外湘籍政要，如唐生智、程潛和賀耀組一類的人物，差不多都加入了那一場莫名其妙的混戰。大家把我的權力估計得太高，以為我可以作最後的決定，至少也可以對中央作有力的推介。

京湘道上的風塵僕僕

我在湖南的那兩年多，雖然空負特委名義而實一無拳無勇的人，但是，各方面不是把我當作聯絡和包圍的對象，就是視我為責罵和攻訐的焦點。我當然平心靜氣的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同時盡可能的尊重何鍵的主張，研究他所提出來的各項人選。最後我把我所蒐集的資料，加上我個人的結論，一併呈送中央核定。我有時為要減少文電的延誤或想暫時避開一下長沙那個是非場所，所以經常到南京向中央請示，或和當局面商應付湘局的策略。

當時，我年少氣盛，又不耐中國官場的虛偽作風，常常覺得講話不太爽朗的何鍵缺乏誠意；甲乙兩派的人士，又多重私見而不顧大體。有好幾次，我真被他們鬧得頭昏腦脹，左右為難。我

雖舌敝唇焦，他們依然各不相下，睚眦必報。我既感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向中央呈請辭職，又始終不能獲得批准。我只有拂袖離京，遨遊京湘道上，以待湖南空氣的澄清。

何鍵本人很溫和，對我也很有禮貌，表面上并不以乙派幾個好走極端的為然。每次我和他商談任何問題，他總是現出虛懷若谷的樣子。有一次，他還派他的親信張開璉親到南京促我回湘。有人對我開玩笑的說：「何主席是打太極拳的好手。你那種打少林拳的作風，決不是他的敵手。」實際上，我對太極和少林都是外行，我只知道以「公正」和「誠懇」去和他週旋。

在那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我仍然得到很多人的幫助。甲派兩位元老、張炯和彭國鈞，便是很得中央信任，又和我還談得來的。他們當然堅持所謂甲派的立場，非把何鍵「打倒」不可；但也十分同情我的處境，復了解中央爭取何鍵，穩定湖南的苦心。被人稱為乙派領袖之一的毛飛，本來是我的舊識。我那次到湖南，他和我相處得很融洽，也使何鍵更明瞭中央抗戰的決心和全國對湖南的重視。他不啻替我在中央與何鍵之間，搭起了一座相互諒解的橋樑。

一致對外和保境安民

在七七事變的前夕，中央總算達成了號召全國，合力抗日的目的。西南各省，包括湖南在內，堅強團結，外禦其侮，才奠定八年苦戰的基礎。舉足輕重的何鍵，能够使他自身不為地方黨爭所連累，并和中央步驟一致的穩固了我們的大後

方；這是他對抗戰一個很大的貢獻。

我現在回憶他的為人，當然不能否認他的頭腦是相當陳舊的。他迷信鬼神，主張學生讀經，又好武俠小說所虛構的技擊故事。他手下有方士、有法師、有如柳森年一類的拳手。他開過國術館，還設過南北壯士比武的擂台。他深歎人心不古，世道淪亡，所以大聲疾呼，提倡四維八德。他不是演說家，平日說話都有一點木訥、無味。但因地位和職務的關係，也到處講演或致「訓詞」。我有一天至長沙對岸的嶽麓山，訪問一位湖南大學的教授。我忽然看見一個標題「文學、哲學和科學的關係」的講演報告。我當時覺得那位講演人的口氣大得很，大概是湖大請來的甚麼大學者的。我的朋友對我說：「那正是我們的何主席」。可是話說回來。他不但對抗戰有貢獻，而且對湖南一省的「保境安民」，尤其是肅清共禍，實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在湘主政八九年，所犯的錯誤，不能說沒有，但也不太多。他的部屬也不常發現貪贓枉法的劣迹。他雖知道我所代表的中央立場和他不同，但我每次和他接洽公務，他總是溫文有禮、和藹可親，一點軍人的火氣也沒有。他不但像一個恂恂儒者，而且好讀詩書，還能寫一筆很端正的楷書。他又能用朱經農、何浩若、余籍傳和尹任先等幾位幹員為廳長。他常常用那帶着醜陋口音的國語，和我大談太極拳、養生之道，和他扶乩的實際經驗。

急轉直下的湖南政局

七七事變爆發，日寇佔領華北，進攻華中，

京滬淪陷，全國震動。我國為作長期抗戰計，一面把首都由南京經武漢遷到重慶；一面把西南和西北各省的軍事和政治重新部署，以求我們大後方的穩定。湖南與湖北立刻變成首當其衝的重要地區。中央改組了那兩個省政府，以陳誠主鄂，以張治中主湘，又任何鍵為內政部部长。

湖南的政局就是那樣急轉直下的，更換了一個新面目。何鍵毫無怨言的卸除了他在湖南所負的軍政重責。而且，他由地方調到中央去做冠冕堂皇的閣員，他的面子上也是很有光輝的。在舉國抗戰的號召之下，何去張來的那一轉變，並沒有在政治、黨務或人事上，發生任何不愉快的紛擾。全省軍民都很興奮的表現擁護中央，誓死抗日的愛國熱忱。

本來我已多次呈請辭職，這回何張遞嬗，更是我力求擺脫的最好機會。可是，中央恐怕在那省府改組，青黃不接的時候，湖南局面稍有不穩，就可妨礙抗戰的進行；所以我勉為其難的繼續幹下去。我也覺得國家形勢嚴重，個人應在自己崗位上克盡職責，至少也應在新的省政府上了軌道以後，再去尋求對抗戰更有貢獻的工作。

做事不切實際的官僚

湖南人民雖對何鍵不無去思，但都覺得在那抗戰局勢日趨嚴重的時候，何鍵似乎太軟弱一點。加以他不是所謂中央的嫡系，過去又和中央常有意見上的齟齬。凡愛國家而又識大體的湘人，無不希望有一位為中央所信任而復為人民所歡迎的大員，去接替何鍵的職務，使湖南在那大時代

中，能和中央打成一片，克盡抗日救國的天職。中央發表張治中為主席以後，大家對他的名字很陌生，都想問他是甚麼樣的人。我在南京雖和他有一面之緣，但無深刻的認識，只知道他主持過中央軍校，參加過一二八的淞滬戰爭；他和陳誠二人，均為中央倚畀正股擢升最快的軍人中的「後起之秀」。

張治中就任主席以後，因為他很會說話，又善應酬交際；一般人對他的期望十分殷切，以為他既得中央信任，必可溝通地方和中央的意見，過去雙方若干誤會，定將一掃而空。張氏和我晤談多次，每次都現出很懇切、很虛心的樣子。後來我和他接觸較繁，便發現他是一個言大而誇，做事不切實際的官僚；他的懇切和虛心，完全是偽裝的。他實在是比何鍵更難對付的一個政客式的軍人。

他發表了一大套徵兵徵糧和組訓民衆的方案。他要我和他合辦民衆幹部學校，造就各縣的基層人員。他又請了平民教育家晏陽初，想把他在河北定縣所試驗過的農村改革，全盤搬到湖南來實行。我不否認他很想做事，也有相當的抱負。他尤其是一切以蔣先生為模範，甚至演說和走路姿態，都惟妙惟肖的學蔣先生的樣子；可惜他鄉音難改，大家一聽他講話，就知道他是從安徽來的。

汪精衛遊湘的一插曲

在七七事變後的第二年，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抗戰建國的大政方針

，并推舉蔣先生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汪氏於大會閉幕後，帶了他的妻子陳璧君和一大批隨員來到長沙。湖南民衆都以為他負有特殊的使命。事實上，他只作了一星期講演和遊覽的旅行，並沒有傳達甚麼中央的意旨。我和張治中既負地方黨政的職責，自然要對副總裁略盡地主之誼。

我介紹湖南新聞界及文教團體的領袖們和他見面。他那雄辯的口才，瀟灑的豐姿和謙恭的態度，給予湖南人一個極深刻的印象。我有一次在省黨部召開各界歡迎大會。他在一個半小時的講演中，稱頌湖南對於辛亥革命和北伐統一的貢獻，敘述他與湖南先烈的關係和他對「湖南精神」的欽佩，最後發揮「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道理，以及他和全國軍民堅定不移的信心。

他的梨花妙舌，他的慷慨激昂，真使在場的人，個個熱血沸騰，個個對日寇立下「滅此朝食」的意志。當時如果有人猜想汪氏會有一天背叛國家，去和日寇合作；那個人不是神經上有問題，就是和汪氏有宿怨。我個人雖早知他翻雲覆雨，反覆無常，但也絕對想不到他不出一年就脫離抗戰的陣營，潛往南京，成立在日寇卵翼下的偽組織。

汪氏夫婦在長沙住了幾天，忽然提議要遊南嶽。我和張治中自然要陪他們走走一趟。當時和我們一道去的，還有王懋功、黃少谷、余籍傳和名作家孫伏園等數十人。我們浩浩蕩蕩的由長沙乘汽車到南嶽，再換肩輿直登祝融峯，就在那全山最高的廟裏宿了一夜。汪氏那天興緻很好，沿途做了幾首「抵抗強敵、力爭自由」的七言詩，

晚上又用宣紙寫了好幾幅分贈我和張治中及向他求字的僧侶。

在他一行離湘返鄂的前兩天，我和我妻設宴餞別。他在寒暄時問我妻籍隸杭州，就開玩笑似的對我妻說：「真可惜！你那美麗的杭州，居然出了王克敏那樣的大漢奸」。他又對我提起名為陳羣的舅一「漢奸」。他很感慨的說：「他過去是黨員，還跟胡展堂先生做過事，我真為本黨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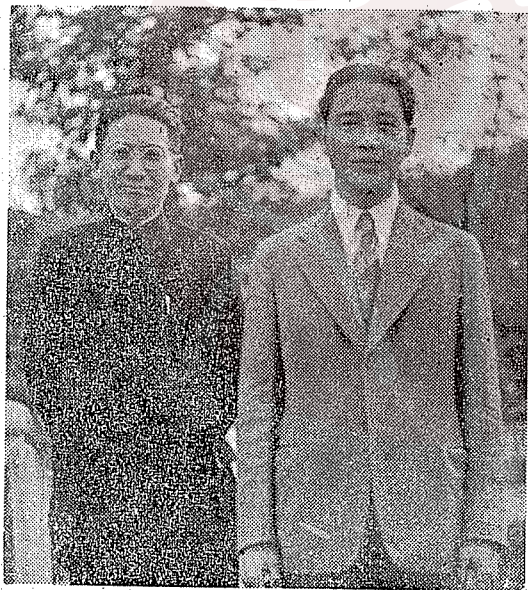
揮淚離湘與痛心焦土

那時武漢已成為後方軍事政治的重鎮。我因職務的關係，常到武漢接洽公事。有一次在日機



本文作者在南嶽與名作家孫伏園合攝。

連續轟炸下，我不知怎樣染着前方難民帶到武漢的猩紅熱病。漢口一個庸醫，把它當作喉症，所以，我一到長沙，就發高熱，一身生滿了紅斑，性命危在旦夕。我後來幸得湘雅醫院楊濟時醫師注射加倍血清，始能死裏求生，轉危為安。我既因病體亟待長期療養，又已看出張治中虛偽浮躁，不是可與共事的人，乃下堅決辭職的最後決心。同時，何鍵調職，黨爭早已消弭於無形，我的使命已告一結束。我也可告無愧於中央和地方。



汪精衛與張治中的嘴臉，攝影地點是南嶽。

我既得了中央的諒解，無論湘中友好如何挽留，也不管張治中如何假意殷勤的惜別，我在中央決定了繼任人選的時候便將省黨部交給書記長袁野秋代拆代行。我就悄然攜眷向我桑梓之邦的長沙，揮淚告別。那時前方難民雖在豫鄂一帶苦戰，但湖南已逐漸由後方變成前方。我不知何時再回長沙，也不知戰局演變，長沙會變成甚麼樣子。

在我沿湘西公路由湘入貴的途中，我知道中央所派的李毓堯已經接替了我的職務。我卸除我的仔肩，又為湖南黨務深慶得人，單就這點來說，我的心境是愉快的。我把家眷安頓在貴陽城內，即赴重慶向中央報到，也參加若干中央的會議。我離湘不過半年；有一天，正如晴天霹靂一樣，忽然聽見長沙大火，全城化為灰燼。報紙電訊不詳，只說敵軍逼近長沙，張主席實行「焦土抗戰」，下令焚燬省垣。這是駭人聽聞的消息。尤其使人驚奇的，就是長沙燒完了，敵軍並沒有到長沙，而且還在離長沙二百里的岳陽一帶逡巡，并無大舉進攻的模樣。

禍湘首犯的飛黃騰達

當時在重慶的湖南人很多。個個關懷情況不明的家鄉。個個對張治中火燒長沙，痛心疾首。我在一次中央會議席上，曾以卸職不久的湖南省黨部特委資格，提出嚴厲的查詢。我要求中央查究長沙大火的真象，并懲辦負責的官員。我又要求中央明白解釋「焦土抗戰」的意義，使守土有責者，不至再蹈長沙當局的覆轍。當日在座舉手贊成我的建議的，第一個就是

另一湘籍中委周佛海。他選說了幾句很憤慨的話。坐在主席位上的汪精衛，也說中央所指的「焦土抗戰」，並不是如這次長沙不幸事件那麼解釋的。我的建議和汪周二人的發言，都曾獲得全體出席人的贊許。可是，不到兩月功夫，汪周二二人相繼逃往南京，去演一齣比長沙大火更悲慘的醜劇。這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事。

我雖籍隸福建，但我是在長沙生長，也是在長沙進中小學的。我的雙親的墳墓，我的父親和旅湘閩人所組成的福建會館，我的雅禮及嶽雲的兩個母校，以及和我一道長大的同學和朋友，無一不在長沙。我一聽見長沙被自己的省主席下令燒掉了，自然有非言可喻的憤怒和憤恨。後來長沙秩序恢復，中央派員澈查的結果，奉命放火的保安處長鄧悌等三人鎗斃，張治中僅受免職的處分。當時，便有人送他一副如下的對聯：「治績毫無，兩大方案一把火；中心何忍，三個人頭萬古冤」；中間還夾一個「張皇失措」的橫匾。這當然是對張氏的諷刺。但那個諷刺實在充滿了湖南人的血淚。

像張治中那樣怯懦、低能，又沒有責任感和廉恥觀念的人，僥倖逃避了國家的重典，至少也應該是「永不錄用」的。可是，他一到重慶，立刻就做了青年團的書記長，不久又兼長政治部。他在所謂「國共和談」的期間，奔走於重慶和延安之間，極為活躍。毛澤東到重慶，就住在他的私宅。我那時便覺得他是極危險的人物，很可能會演出一幕比長沙大火更嚴重的悲劇。我竟不幸而言中！

往事不堪回首的悲哀

當八年抗戰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央開始考慮負責接收東北的人選。張治中和熊式輝的兩個名字，都是擺在候選人名單的前列的。張氏雖然沒有爭得過熊氏，但是，他後來仍然派到西北去擔任那一方面的行營主任，還兼任了關係重大的新疆省主席。

當時一般人的輿論雖對他很不好，但也只以為他不過是官運亨通的投機政客。等到民國三十八年「和談」決裂，他和邵力子一樣，都以身為國府大員的和談代表，居然靦顏向毛共投降，留

在北平不回來；大家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他是昔日可火燒長沙，今可背叛政府的亂臣賊子。可惜大家澈底認識他的時候太遲，我們的整個國家都已經被那一類的人斷送乾淨了。

神州陸沉生靈塗炭。往事不堪回首，追悔無補時艱。世局雲霧波詭，今後變幻莫測。思鄉懷國，感慨萬千。然而，筆者既無意為何張二人作傳記，也不想替他們下定論；不過偶然寫一點回憶，講一點掌故，談一點個人經歷，至多可以增加將來歷史家一點參考資料而已。

(一九七三年十月廿日於紐約)

中外文庫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新臺幣叁拾元歡迎購閱

「大江東去」，抗戰勝利前後，轟動全國，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如所週知，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如今由「大江東去」故事中的主角，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用入木三分的刻劃，痛快淋漓的傾吐，撰為「還俗記」。承其交由本社作「中外文庫」第四種出版，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為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本共三十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臺幣三十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